

Marina Lewycka

A Short History
of Tractors
in Ukrainian

乌克兰拖拉机简史

[英] 玛琳娜·柳薇卡 著

邵文实 译

中信出版集团



A Short History

of Tractors

in Ukrainian



乌克兰拖拉机简史

[英] 玛琳娜·柳薇卡 著

(Marina Lewycka)

邵文实 译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乌克兰拖拉机简史 / (英) 玛琳娜·柳薇卡著 ; 邵文实译 . — 2 版 . — 北京 : 中信出版社 , 2017.6
书名原文 : A Short History of Tractors in Ukrainian

ISBN 978-7-5086-7382-0

I . ① 乌… II . ① 玛… ② 邵… III . ① 长篇小说 - 英国 - 现代 IV . ① I56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059468 号

A Short History of Tractors in Ukrainian

by Marina Lewycka

Copyright © 2005 Marina Lewycka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A. M. Heath & Co. Ltd.

through Andrew Nurnberg Associates International Limited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 2011 Shanghai Sanhui Culture and Press Ltd.

Published by China CITIC Press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书仅限中国大陆地区发行销售

乌克兰拖拉机简史

著 者 : [英] 玛琳娜·柳薇卡

译 者 : 邵文实

出版发行 : 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朝阳区惠新东街甲 4 号富盛大厦 2 座 邮编 100029)

承 印 者 : 浙江新华数码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 880mm×1240mm 1/32

印 张 : 9.5

字 数 : 225 千字

版 次 : 2017 年 6 月第 2 版

印 次 : 2017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京权图字 : 01-2017-1508

广告经营许可证号 : 京朝工商广字第 8087 号

书 号 : ISBN 978-7-5086-7382-0

定 价 : 39.00 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如有印刷、装订问题, 本公司负责调换。

服务热线 : 400-600-8099

投稿邮箱 : author@citicpub.com

目 录

content

两通电话和一场葬礼	001
母亲的小遗产	016
一只厚厚的牛皮纸信封	022
兔子与小鸡	036
乌克兰拖拉机简史	044
婚礼靓照	053
老破车	066
绿缎胸罩	083
圣诞节礼物	093
软绵绵软耷耷	104
胁迫之下	112
吃了一半的火腿三明治	120
黄色橡胶手套	125
小型便携式复印机	133
在精神病医生的座椅里	141

我妈妈戴了顶帽子	150
黛女士与劳斯莱斯	158
婴儿监控器	168
红色犁具厂	175
心理学家是个骗子	184
那位女士失踪了	194
模范公民	207
从坟地里溜出来的死鬼	213
神秘男人	220
人类精神的胜利	229
全都会被改造	239
一种廉价的劳动力资源	247
航空式金丝边眼镜	256
最后的晚餐	266
两段旅程	275
我向太阳敬礼	287
鸣谢	292

两通电话和一场葬礼

我母亲去世两年后，我父亲与一位离过婚的妖艳迷人的乌克兰金发女郎坠入爱河。他时年八十四岁，而她三十六岁。她就像枚毛茸茸的粉红色手榴弹一样在我们的生活中骤然爆炸，搅得浑水四溢，将许多沉于记忆泥沼下的淤泥翻上水面，狠狠地踹了我们家族幽灵的屁股一脚。

这一切都始于一通电话。

我父亲那因激动而微微颤抖的声音通过噼啪作响的电流一路传了过来。“好消息，娜杰日达。我要结婚了！”

我记得我的脑袋嗡的一下子就大了。老天爷，这是在开玩笑吧！天啊，他疯了！天啊，你个蠢老头儿！我可没把这些念头说出口。“哦，这真不错，爸爸。”我说。

“是啊，是啊。她要带着儿子从乌克兰来。乌克兰的捷尔诺波尔（Ternopil）。”

乌克兰！他叹息着，呼吸着记忆中那收割后的干草和盛开的樱花所散发出的阵阵香气。可我分明嗅到一股来自新俄国的经过人工合成

的怪味道。

她名叫瓦伦蒂娜，他告诉我。可她更像维纳斯。“波提切利的出水的维纳斯。金色的头发，迷人的眼睛，上等的乳房。你是不看不知道啊。”

长大成人的我是心胸宽广的。多甜蜜啊——这最后的迟放的爱的花朵。可身为女儿的我怒火中烧。好你个叛徒！你好色的老畜生！我妈去世才不过区区两年。我义愤填膺，却又难忍好奇。我急不可耐地想见她——这个僭越了我母亲地位的婆娘。

“她听上去很棒啊。我什么时候能见到她？”

“结婚以后你就见着了。”

“我觉得如果我能先见见她会更好些，你说呢？”

“你见她做什么？又不是你要娶她。”（他知道事情有些不对劲儿，可他以为自己能够侥幸脱逃。）

“可是，爸爸，你真的认认真真地想过此事吗？事情似乎太突然了。我是说，她一定比你小不少。”

我小心翼翼地控制着自己的声音，以免流露出任何不赞同的讯息，就像一位老于世故的成年人在与一个爱调皮捣蛋的小顽童打交道。

“三十六岁。她三十六岁，我八十四岁。那又怎样？”（他发的是“咋样”的音。）

他的声音里有申斥的味道。他已经预感到我会提这个问题。

“这个，年龄差异真是不小啊……”

“娜杰日达，我绝想不到你会如此庸俗。”（他把重音放在最后一个音节上——俗！）

“不，不是的，”他迫使我采取守势，“只是……可能会有问题啊。”

不会有任何问题的，爸爸说。他已经预见到了所有的问题。他已经认识她三个月了。她在塞尔比（Selby）有位叔叔，她通过旅游签证

前来探亲。她想在西方为自己和儿子创造新生活，一种美好的生活：工作清闲，薪水优厚，汽车拉风——绝非拉达或斯柯达，儿子接受良好的教育——一定得是牛津剑桥，其他一概不考虑。顺便说一下，她是个受过教育的女人，一旦她学会了英语的话。她有药剂学的文凭，一旦她学会了英语，她会轻而易举地在这里找到份报酬丰厚的工作。在此期间，他帮她学英语，她则收拾屋子并照顾他。她坐在他的膝头上，听任他抚弄她的乳房。他们在一起很快乐。

我没听错吧？她坐在我父亲的膝头上，而他在抚弄她那上等的波提切利式的乳房？

“哦，那个……”我竭力控制着自己的声音不颤抖，却止不住地怒火中烧，“……生活中真是惊喜连连。我希望这对你有好处。可是，瞧啊，爸爸，（实话实说的时间到了。）我能明白你为什么想娶她。但你有没有问过自己：她为什么想嫁给你？”

“得，得。是啊，是啊，我知道。护照。签证。工作许可。那又咋样？”哇哩哇啦的争辩的口气。

他已经把一切都计算好了。当他越来越老、越来越虚弱时，她会照顾他。他会为她遮风挡雨，在她找到报酬丰厚的工作之前，会把自己微薄的养老金分给她用。她的儿子——顺便说一句，他可是个出类拔萃的有天分的孩子——天才——会弹钢琴——将接受良好的英国教育。到了晚上，他们将一块儿谈论艺术、文学、哲学。她是个有文化的女人，不是唠唠叨叨的农村婆娘。他已经探出了她关于尼采和叔本华的观点，顺便说一句，她在所有方面都与他意见一致。她，像他一样，欣赏结构主义艺术，厌恶新古典主义。他们有很多共同语言。这是婚姻的坚实基础。

“但是，爸爸，难道你不觉得她嫁个跟她年龄相仿的人对她会更好

些？有关部门会意识到这是权宜婚姻。他们可不蠢啊。”

“唔。”

“她可能依然会被遣送回国的。”

“唔。”

他不曾想过此事。这让他放慢了步伐，但并没有让他停下前行的脚步。你瞧，他解释说，他是她最后的希望，是她逃脱迫害、贫困和卖淫的唯一机会。乌克兰的生活对她这样一位娇嫩优雅的精灵来说太残酷了。他一直在读报，报上的消息令人齿寒。没有面包，没有厕纸，没有糖，没有下水道，没有正直的公众生活，偶尔才会有电。他怎么能坐视一个可爱的女人忍受这一切而不管？他怎么能够漠不关心地掉头走开？

“你一定得明白，娜杰日达，我是她唯一的救星！”

这是真的。他试过了。他已经倾尽全力。在他忽然想到亲自娶她之前，他把周围的人全都搜索了一番，想为她找个如意郎君。他接触过斯特帕南哥夫妇，这老两口都是乌克兰人，他们的独苗儿子至今还养在家中。他接触过格林威先生，他是个鳏夫，住在村子里，他的儿子尚未娶亲，时不时地去探望他。（顺便说一句，他属于敏感型。是个工程师。不是寻常之辈。与瓦伦蒂娜是天造地设的一双。）两家人都一口回绝了：他们都太小心眼儿了。他就这样对人家说了，用的是斩钉截铁的口吻。现在，无论是斯特帕南哥夫妇还是格林威先生都再也不搭理他了。

彼得伯勒（Peterborough）的乌克兰社区已经与她断绝了关系。他们同样都是小心眼儿。他们不曾留意她关于尼采和叔本华的观点。他们只纠结于过去，乌克兰民族主义，班杰拉分子。她是个思想解放的摩登女郎。他们四处散布有关她的下流谣言。他们说她卖了她母亲的

山羊和母牛去买化妆品，整天涂脂抹粉，一心想勾搭西方男人。他们全都在胡说八道。她母亲只养过鸡和猪——从未养过山羊和母牛。这只会证明这些闲言碎语是多么愚蠢。

他咳嗽起来，在电话那头喀喀作响。他为此事与所有朋友都闹翻了。如果需要，他也会同自己的女儿们断绝往来。他将孤独地与全世界作战——孤独地，只有那个美妇人站在他的身边。他的言语几乎无法传达他的崇高思想带给他的激动。

“可是，爸爸……”

“还有一件事，娜迪娅。别告诉薇拉。”

此事的可能性不是很大。自打在母亲的葬礼上与我姐姐吵过一架后，我已经两年没同她说过话了。

“可是爸爸……”

“娜杰日达，你要明白，在某些方面，支配男人的冲动和支配女人的冲动有所不同。”

“爸爸，求你别来生物决定论的那一套吧。”

唉，到底该怎么办？就让他去自讨苦吃吧。

也许事情在那通电话之前就开始了。也许它始于两年前，在那个他现在待的房间里，我母亲躺在床上，生命垂危，而他则因悲伤而变得精神恍惚，在房子里四处徘徊。

窗户打开着，微风吹过飘拂的半掩的亚麻窗帘，带来前院里薰衣草的芳香。窗外有鸟儿的啼鸣、街上行人的声响，邻家女孩与男友正在家门口调情。在暗淡、干净的房屋中，我母亲拼命地喘着粗气，一小时又一小时，她的生命就这样在悄悄流逝。我给她喂了一匙吗啡。

这里有死亡的橡胶装备——护士的乳胶手套，床上的防水床单，纯橡胶拖鞋，一盒甘油栓剂像黄金子弹似的熠熠生辉，带有多功能盖子和橡胶足尖的便桶，那里面如今盛满了一种漂浮不定的发绿液体。

“你还记得吗？……”我讲述着她和我们童年时代的故事，一遍又一遍。

她的眼中闪出微弱的光芒。在一次清醒时，她把手放在我手里，嘱托我说：“照顾可怜的科里亚。”

她晚上死去时，他在她身边。我还记得他痛苦的号啕：“还有我！还有我！把我也带走！”他的声音滞重，像是被扼住了喉咙，他的四肢僵硬，像是被一阵痉挛所窒息。

早晨，在她的遗体被抬走后，他一脸茫然地坐在黑洞洞的屋子里，显得失魂落魄。过了一会儿，他说：

“你知道吗，娜杰日达，毕达哥拉斯原理除了数学论证外，还有种几何学论证。瞧它多美啊。”

他在一张纸上画着些直线和三角，把它们用小符号连接起来，一面嘴里咕哝着，一面解着方程式。

他完全丧失理智了，我想。可怜的科里亚。

在母亲临死前的几个星期，她忧心忡忡地斜倚在医院的枕头上。她身上插着些导线，导线的另一端连着个监视器，这东西记录着她可怜的心跳情况。她牢骚满腹地抱怨着多人病房的情况：仅用帘子草草围起来的私人空间，不时传来的哮喘声、咳嗽声和老男人的呼噜声。年轻的男护士走上前来，在她萎缩了的乳房上放置导线，让它们不经意地暴露在病号服外。他的手指短而粗，漠然无情，他在他的手指下

畏缩着。她只是个生病的老女人。谁会在乎她的想法？

终止生命比你想象的要难，她说。在你能宁静地离开前，还有那么多事要考虑。科尔亚——谁来照料他呢？她的两个女儿不行——她们聪明伶俐，可总是争吵不休。她们将来会怎样呢？她们会找到幸福吗？那些一表人才却最终一无所成的男人会为她们的生活埋单吗？三个外孙女——那么漂亮可爱，都还没有丈夫。虽说还有那么多的事情要解决，可她的精力却越来越不济了。

母亲在医院里立下了遗嘱，当时我和姐姐薇拉都站在她床边，因为我们谁也不信任谁。她颤抖着一笔一画地写下遗嘱，两个护士充当了证人。多年来，她是那么强壮有力，现在却变得虚弱不堪。她又老又病，但她的遗产，她一生的积蓄，却在合作银行里生命旺健地脉动不已。

有一件事情她十分肯定——遗产没有爸爸的份儿。

“可怜的科尔亚，他缺乏理智。他有太多的疯狂想法。最好是你们俩对半分。”

她用自创的语言说话——乌克兰语中夹杂着少量这样的词汇，如手握搅拌器、吊袜腰带、绿指桌之类。

当医院清楚地知道他们对她再也无能为力时，他们决定让她出院，好让她听其自然地死在自己家中。最后一个月里，我姐姐大部分时间都在那里。我周末前去探望。就在最后那个月的某个时间，乘我不在之机，我姐姐拟了份遗嘱附件，将钱在三个外孙女（也就是我女儿安娜，她女儿爱丽丝和亚历山德拉）之间平均分配，而非在我姐姐和我之间分配。我母亲签了字，两位邻居充当了证人。

“别担心，”我在母亲闭眼前对她说，“一切都会好的。我们会悲伤，我们会想你，但我们都会没事的。”

但我们并非没事。

母亲被埋在村里的教堂的墓园里，那是块新开辟出的地方，紧邻旷野。她的坟墓位于一排干净整洁的坟墓的最后。

三个身材高挑、金发碧眼的外孙女：爱丽丝、亚历山德拉和安娜，将玫瑰花掷入坟茔，然后又撒入一抔抔泥土。尼古拉，被关节炎折磨得佝偻着身子，黄鹡鴒项，两眼空洞，倚着我丈夫的胳膊，一副欲哭无泪的哀伤模样。两个女儿：薇拉和娜杰日达，信仰和希望，也就是我姐姐和我，则准备为我母亲的遗嘱争他个你死我活。

当参加葬礼的宾客们回到屋中，就着冷点心垫肚，喝下乌克兰私酿烈酒，变得醉眼蒙眬之时，我和姐姐则在厨房里相互横眉冷对。她身上穿的黑色丝绸编织套装购自肯辛顿某家专营二手服装的精明谨慎的沽衣小店。她的鞋子上有几个小金环，Gucci的手提包上有个小金搭扣，脖子上则挂着一条精致的金项链。我则穿着从救济商店淘来的混搭黑衣。薇拉上上下下地打量着我，一副鸡蛋里挑骨头的模样。

“没错，一副农民打扮。我看。”

我四十七岁，大学讲师，但我姐姐的声音立即将我变回长着个怪鼻头的四岁女孩。

“农民有什么不好。咱妈就是农民。”四岁女孩顶嘴道。

“没错。”大姐头说。她点燃一支烟。烟雾盈盈袅袅地盘旋上升。

她弯腰将打火机放入Gucci包中，我瞥见她脖子的金链上挂着个盒式小坠子，坠子塞在她的套装翻领里面。它看上去式样陈旧，古色古香，与薇拉的时装很不搭调。我瞪大了眼睛。眼泪溢出我的眼眶。

“你戴着妈的坠子。”

那是母亲从乌克兰带来的唯一珍宝，小得足以藏在裙子的褶边里。那是她父亲在婚礼上送给她母亲的礼物。在小盒坠里，他俩的照片依稀地笑望着彼此。

薇拉同样盯牢了我。

“这是她给我的。（我无法相信。母亲知道我爱这个盒坠，我对它觊觎已久，没什么东西比它更让我动心的了。薇拉肯定是偷来的。绝没有别的解释。）现在，对遗嘱你到底有什么意见？”

“我只想让事情公平些，”我啜泣道，“这有什么错？”

“娜杰日达，你从救济商店光淘衣服就够了，难不成你的想法也是从那里淘来的？”

“你霸占了那只小盒坠。你强迫她签了那份遗嘱附件，将钱在三个外孙女之间平分，而不是在两个女儿之间平分。这样，你和你家里人就得到了双份儿。贪得无厌。”

“你当真的啊，娜杰日达。你这样想，真让我大吃一惊。”大姐头精心修剪过的眉毛颤抖着。

“跟我发现了事实真相时相比，你的惊讶只不过是女巫见大巫。”怪鼻头有气无力地哭诉道。

“你当时并不在场，不是吗，我的小小妹妹？你跑去干你的大事去了。拯救世界。追求事业。将所有的责任都推到我的头上。你一贯如此。”

“你在她最后的日子用你离婚的事不断地折磨她，还说你丈夫如何如何残酷无情。当她躺在床上奄奄一息时，你却在她床边一支接一支地吸烟。”

大姐头弹了弹香烟灰，夸张地叹了口气。

“你瞧，你们这代人的问题，娜杰日达，就是你们只浮于生活的表面。和平。爱情。劳工政权。这全是理想主义者的胡言乱语。你们能够承

受得起不負責任這一奢侈品，因為你們從來看不到生活內部的黑暗。”

為何我姐姐那拖腔拖調的上流社會的語調讓我如此義憤填膺？因為我知道那都是假的。我們擠過一張單人床，穿過院子去上廁所，用撕成方塊的廢報紙擦屁股，我了解這一切。她可騙不了我。但我也自有辦法刺痛她。

“呵，讓你煩擾的是黑暗的內心嗎？你何不去做下心理輔導？”我建議道，巧妙地運用了我那最具專業性的“讓我們明智點兒”的口气，我那“看我現在多么成熟”的口气，我常用這種口气來對付我老爸。

“請你別用你那種社會工作者的口气跟我說話，娜杰日達。”

“接受精神治療。與黑暗的內心做鬥爭，將它驅趕到光天化日之下，免得它到頭來把你吞噬掉。”（我知道這會讓她惱羞成怒。）

“輔導。治療。讓我們大家都來談談自己的問題。讓我們大家彼此互相擁抱，從而感覺更加良好。讓我們來幫助弱勢群體。讓我們將所有的錢都捐給正在忍飢挨餓的孩子們。”

她惡狠狠地咬了口夾魚子的烤麵包。一滴橄欖油飛濺到了地板上。

“薇拉，你正在經歷喪親之痛和離婚之苦。難怪你感到这么大的壓力。你需要些幫助。”

“那全都是自欺欺人。實際上，人們無情，刻薄，自私自利。你無法想象我是多么鄙視社會工作者。”

“我可以想象。不過，薇拉，我可不是社會工作者。”

我父親也是怒氣沖沖。他把我母親的死歸咎於醫生、我姐姐、扎德查克夫婦，還有割了我家屋後的長草的男人。有時，他則責怪他自己。他漫無目的地到處晃悠，嘴里一面嘟囔抱怨个不停：假如不是這個，假如不是那個，我的米羅契卡就不會死。我們這個背井離鄉的小家庭，長久以來都是依靠我母親的愛和甜菜根湯才凝聚起來的，現在已經開

始分崩离析。

父亲独自住在空空荡荡的屋子里，靠罐头食品过活，把看报纸当饭吃，仿佛这样惩罚自己就能让她活过来似的。他不会来与我们一起住。

有时我会去探望他。我喜欢坐在埋葬着我母亲的墓园中。墓碑上刻着：

柳德米拉·马耶夫斯基

1912年生于乌克兰

尼古拉挚爱的妻子

薇拉与娜杰日达的母亲

爱丽丝、亚历山德拉和安娜的外祖母

石匠在把所有这些字都刻在墓碑上时着实费了番周折。墓园里有棵樱桃树正在开花，树下有条木凳，木凳面向着一块方正干净的草地，草地的一半变成了新辟的坟地，一道由山楂树构成的篱笆将草地与一块麦田分隔开来，麦田之外还有麦田、土豆田、油菜田，一望无垠，直至天际。我母亲来自大草原，这开阔的地平线让她觉得轻松自在。乌克兰国旗由两种颜色的长方形构成：上蓝下黄——黄色代表玉米田，蓝色代表天空。这辽阔平坦、单调普通的干沼泽地让她想起了自己的故乡。只是天很少像她的故乡那么蓝。

我想念母亲，但我的悲伤正开始渐渐平复。我还有丈夫和女儿，还有位于别处的生活。

我父亲悄然地徘徊在他们共同生活过的房子周围。这是座小而难看的现代房屋，石子墙面，一侧有间水泥预制板构建的车库。屋子的三面都是花园，我母亲在花园里种植玫瑰、薰衣草、丁香、耧斗菜、罂粟、三色堇、铁线莲（“杰克曼二世”与“里昂村庄”两个品种）、

金鱼草、委陵菜、桂足香、猫薄荷、勿忘我、芍药、南庭芥、姬唐蒲菖、风铃草、岩蔷薇、迷迭香、鸢尾花、百合花，还有一种开着成串的紫色花朵的紫藤，它们挤挤挨挨地种在一起，仿佛植物园里的插枝。

花园里有两棵苹果树、两棵梨树、三棵李子树、一棵樱桃树和一棵柑橘树，其中柑橘树芳香袭人的黄色果实在村子里最近二十年来的展览中获奖无数。在后院，在花圃和草坪之外，有三块蔬菜地，我母亲在那里种了土豆、洋葱、花豆、蚕豆、豌豆、甜玉米、西葫芦、胡萝卜、大蒜、芦笋、莴苣、菠菜、卷心菜和芽甘蓝。在蔬菜与蔬菜之间，长着野生的小茴香和欧芹。在菜地的一边是块浆果植物区，种着木莓、草莓、罗甘莓、红醋栗和黑醋栗，还有一棵樱桃树，它们都被圈在我父亲编的网中，目的是不让那些肥肥胖胖、贪嘴偷吃的鸟儿们来啄食。但还是有些草莓和木莓逃出了大网，在鲜花盛开的界地上繁衍生息。

院子里有座温室，里面有株茂密繁盛的紫葡萄树，葡萄树下是一垄垄的西红柿和柿子椒。温室后面有一个积雨桶、两个盆栽棚、一堆混合肥料和一堆让村人眼红不已的粪肥。那是堆营养丰富、疏松易碎、发酵充分的牛粪，是另一位乌克兰园丁送的礼物。我母亲把这堆肥称为“黑巧克力”。“来啊，我亲爱的小东西，”她会对着西葫芦低声耳语道，“来点黑巧克力吧。”西葫芦们一顿狼吞虎咽，然后长啊长啊，长个不停。

每当我父亲走出屋子，来到花园时，他总会看到我母亲的身影，她正弯腰侍弄着西葫芦，伸手去绑红花菜豆，那身影透过温室的玻璃若隐若现。有时，他会听到她在呼唤他，声音在空无一人的房子里回荡着，从一间屋子到另一间屋子。而每当他想起来她根本就不在那里时，伤口就会再次迸裂开来。